

品·读·名·家·系·列
张海迪散文精选集

I267

535

:5

2006

孤独的碎片

● 张海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碎片 / 张海迪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10

(品读名家系列)

ISBN 7-5087-0980-2

I. 孤... II. 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0102 号

书 名: 孤独碎片

著 者: 张海迪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51713

邮 购 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40mm × 203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我一直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少年时代与他们的朝夕相处了几年，从此他们的命运就成了我的牵挂。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又一年地辛勤劳作，可直到今天，许多人还住着破旧的房子，甚至有些农民的孩子还读不起书。怎样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也能享受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我做朴惠和急切的想法。我觉得只有知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亿万农民的命运。希望通过社科院图书馆的援建知识农村读书活动的开展，能够为农民朋友创造一个获得知识的平台。我想，读识字是农民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读时事可以认知世界，读文学可以丰富情感，读科技可以增长才干。让知识给予农民健康的精神营养吧！愿知识滋润他们的心灵，激励他们的情怀，提升他们的境界，激励他们创造美好的家园，为全体人民共享幸福生活。我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创作更多的好作品，奉献给农民朋友和那里的孩子们。

张治坤

• 本书系著名作家张海迪应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主办“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特别选编

目 录

孤独的碎片	(001)
翅膀	(007)
湖畔的结构	(014)
爱情的故事	(017)
长发飘飘	(019)
初一到十五	(036)
西边的太阳落山了	(046)
我的乡村小姐妹	(051)
一条叫木木的狗	(108)
我是船，书是帆	(111)
为文学而战	(117)
咖啡 沼泽 太阳	(122)
我想跳发球	(124)
等待跳伞	(127)
独自飞行	(131)

- 我的朋友——瓦尔特(139)
- 当星光闪烁时(154)
- 生命的追问(159)
- 时间与意志(164)
- 我是一个古老的传说(167)
- 失去的乐园(174)
- 与大自然共舞(177)
- 病痛的片断(185)
- 文学女神(188)
- 没有灵感的夜晚(191)
- 白色的鸟，蓝色的湖(193)
- 美丽的清贫(200)
- 死是美丽的(204)
- 1991——灵与肉(208)
- 关于《最后是女人》的电影·· (212)
- 汉堡包和贴饼子(215)
- 一本蓝色的书(218)
- 给维克多写信(225)
- 梦飞樱花之国(230)
- 别了，我的卡尼达大学(235)

孤独的碎片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变得孤独而忧郁。

那时正是我十六岁的季节。

我的孤独忧郁是因为我学会了吹口琴。

有一天，我在那遥远的乡村收到了一个小小的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漂亮的绿色的纸盒，纸盒里是一支精美的英雄牌口琴，口琴也是绿色的，覆盖着琴身的不锈钢片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我觉得它就像神话故事里的魔笛，从天而降落到我的手上。这支口琴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寄口琴的是我的朋友，他在信中说，海迪，当你想念朋友的时候，就吹起这支口琴吧。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一遍遍地读他的信，我心中漾起温暖的波澜，周围也升起朦胧的幸福感，因为，他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我开始夜以继日地练习吹口琴：1—2—3—4—5—6—7—

我坐在小窗口不厌其烦地吹吸吹吸……

几天后我就能吹出所有我会唱的歌了，可是我的嘴唇也磨得渗出血。

村里的孩子们很喜欢我的口琴，他们也很羡慕我有一支口琴。我一吹口琴，他们就跑来围在我身边。他们说，玲玲姐，叫俺们也瞧瞧你那口琴吧。口琴在一只只小手上传递着，孩子们眼里闪着光。小五说，玲玲姐，俺也想吹吹口琴，俺们一人吹一下行不？

行，我说。孩子们就争着吹口琴。

小五憋足了劲儿在低音部猛一吹，忙问小伙伴儿，咋样，跟咱队里的老牛叫一样不？

福明把口琴堵在嘴上，猛地从低音滑到高音，孩子们就大笑起来，他们说那动静就像一条泥鳅钻进了水里。

新年在中音部使劲儿吹了两下，叫着，嘿，大汽车来啦！

孩子们一个个研究着口琴，他们问我，玲玲姐，这物件儿真邪乎，咋就能吹出这么好的音儿哩？

那支口琴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

我为孩子们吹口琴，吹了一支又一支曲子。《小鸟在前边带路》、《山里的孩子心爱山》、《歌唱二小放牛郎》……后来我身边涌来了更多的人听我吹口琴。每天晚上村里的姑娘们便围坐在我的小桌旁，借着小油灯橘黄色的光，一边掐草辫，一边听我吹口琴，她们还跟着口琴哼着她们会唱的歌。孩子们只能挤在小窗外听我吹口琴，他们对姑娘们能坐在屋里有些忿忿不平。后来，一到晚上，孩子们就来推我到村北的场院里去吹口琴，他们说，谁叫那些大闺女不让俺们进屋哩？

乡村秋天的夜晚实在美丽，墨蓝的天空缀满银星，风儿轻轻拂着，带着成熟迷人的气息。我在草垛旁为孩子们吹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把歌词唱给孩子们，他们感动得泪光莹莹。小五说，玲玲姐，这歌儿唱的咋就像咱村儿老辈子的事儿哩？

又一天，我的另一位十八岁的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摞书，里面有一本《苏联歌曲集》。那本书旧了，纸页已经有些发黄，有的书页已经破碎。他说，时间像风无情地将绿色掠走，而美好的旋律却永远回响在我们的心中。我翻开那本书，吹起口琴，耳畔就响起低沉舒缓的旋律，我立刻被那些歌曲吸引住了。《我亲爱的好姑娘》、《绿色的头巾》、《山楂树》……

忽然，我很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静静地吹口琴。我于是让孩子们去割草，孩子们一哄而散。小土屋里只剩下我自己。我继续吹口琴，一遍一遍地吹着《山楂树》，后来我发现两行泪水正从我的脸上滚落，我觉得空气中弥漫起伤感的雾。在那旋律中，我仿佛又看见下乡时跟朋友们告别的情景，人群中有人，还有他，我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那一会儿我说不出的话，我的泪水像晴空里下起暴雨，从此我们将永远分别，从此我们将永远也见不到彼此了……

在口琴颤巍巍的旋律中，我仿佛看见送我口琴的他正从远处向我跑来。他穿着白衬衣，他穿过金色的田野，来到我的小窗前，他长久地对我微笑着，他说，我等你来信……

我也恍惚看见送我《苏联歌曲集》的朋友向我走来，他像过去一样，永远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上衣，他表情永远严峻地望着我，像过去一样发问，我给你的书读完了么？

当琴声消失的时候，他们的身影便融进了远处那片金黄的树林里。

我开始感到莫名的伤感，我常常悄悄地流泪。在热闹的人群中只要想起他们中的一个，我便会加倍地感到孤独。我想念他

我也想念他，我说不清自己更想念他们中的哪一个。一种从未有过的期待在我的心中升起，可我却不知道我期待的是什么。我有时欢欣，有时怅惘，有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那期待仿佛把每一天都拖得很长很长……我多想给他和他写信，我想告诉他们，我在这遥远的地方怎样喜欢那支口琴和那本歌曲集。我也想说，我是怎样地想念他们。我真地铺下信纸，我尽量将每个字写得漂亮整齐。我写了一封封信，却又将那些信撕得粉碎，我浪费了很多信纸。后来，我终于给他们都寄了信，那些信中并不是我的真心话，信中没有一句想念的话，我在信里抄了大段大段的毛主席语录。我说希望他们做蓝天上勇敢的鹰，随时迎接暴风雨的考验。

我继续吹口琴，继续孤独忧郁，继续为思念流泪。我的小窗口常常飘出《山楂树》的旋律：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放射出光芒。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的灯火闪亮，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啊，茂密的山楂树，
白花开满枝头……

有一天孩子们推我去十八里铺赶集，我们穿过收获的田野，穿过茂密的林场，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停下的时候，我就在树下吹起口琴，琴声在金黄的原野上飘荡。孩子们在地里打滚嬉戏。攒足了劲儿，便又爬起来，推着我的木轮椅猛跑一

阵。赶完集，我们没有回家，孩子们又推我到大河边去看夕阳，我在晚风里吹口琴。在我的琴声中，天空变得幽蓝，星星升起来，孩子们又推我去公社看电影。

我们看完电影《地下游击队》，回到村里已是大半夜了。村里的狗都敛了声息。回到小土屋，我点亮小油灯，看见桌上漂亮的口琴盒，我赶忙掏口袋，猛然发现我的方格外套的口袋空空的，我又掏另一只，我的两只口袋都是空空的。啊，我的口琴丢了，我的口琴……我哭起来，那一刻仿佛我的心被谁摘走了，我只顾难过，只顾流泪，不知道孩子们什么时候悄悄地溜出了屋门。

第二天清早我还在为口琴哭泣。

孩子们出现在我的小窗口。

小五问我，玲玲姐，你哭的啥？

我说，我再也没有口琴了……

小五说，玲玲姐，你别哭了。

我说，我就哭。

玲玲姐，你那口琴俺们给你找着啦，给。

小五说着，将闪亮的口琴递进来。

看着手中的口琴，我有好一会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轻轻吹一下，哦，是口琴好听的声音。

孩子们咧开嘴巴嘻嘻地笑起来。

我也笑了。

福明说，玲玲姐，瞧瞧，你又高兴了不？

孩子们涌进屋里，围在我的身旁七嘴八舌嚷嚷着。

新年说，玲玲姐，你那口琴昨夜里俺们就给你找着啦，俺们一气儿找到黄楼店，你那口琴就掉在路边儿上，亮晃晃的，差点

儿就掉到沟里啦。

小五说，俺这伙子都说啦，要是找不着，俺们就挨村儿敲着脸盆儿喊喊，谁拾着了，就让谁给你送回来。

我搂着孩子们哭了。我说我还要为他们吹口琴，吹他们喜欢的歌。

孩子们推我来到田野上，我又吹起口琴，在悠扬的琴声里，我的孤独像碎片随着阵阵轻风向远方飘去……

不久前，当年那山楂树下的两青年一起来看我。

桌上是盛开的鲜花，杯中是浓浓的葡萄酒。

我讲起那支口琴，讲起那本《苏联歌曲集》，还有我那时给他们写的信。

我们大笑不止。

送我口琴的朋友说，我们已从春天走到了秋天，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春天的美丽。

送我歌曲集的朋友说，来，为我们青年时代所有的一切干杯！

翅 膀

有一天，一位美国矫形专家不远万里专程来找我。他是一位真诚热情的白发老人。他说，我一定要为你制作一副支架，让你重新站起来。他还说，我希望你有一天能站在台上为人们唱歌。

老人的想象曾是我小时候多少次梦见的情景，可现在我早已对这个梦失去了热情，我知道我的病多么严重，依靠支架站起来不是根本的方法。可我却不忍心拒绝眼前这位美国老人的一片诚心。他盯着我的眼睛，充满自信地说，Let me try (让我试试吧)。

接下来他和一些神经学专家为我的身体进行了各种物理诊断，脊髓的病变部位，脊椎的受损程度和侧弯状态，躯干和双腿肌肉的麻痹萎缩情况。老人细致地记录了那一切，他说，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但是我们都要有信心。他又说，你应该耐心等待，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我将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材料为你做这个支架。

老人回国了。

我开始等待。我常常想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架呢？我真的能重新站起来吗？过去我曾多少次热切地盼望过站起来啊！我的思绪飘忽着，恍惚间仿佛又听见村里的孩子们快乐地欢呼。那遥远的欢呼，从遥远的记忆中飘来，在我的回想中，那欢呼清晰起来，咱玲玲姐站起来啦……

那一切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还记得，那时刚来到村里，我的身边常常聚满了热情的乡亲，他们对我的病总是议论纷纷，他们为我着急，也为我想各种办法。

燕春家的奶奶说，我看这病不当紧，不误吃不误喝的，就是腿不管事儿。我寻思着来到咱这方地上，吃点儿五谷杂粮，兴许就能好起来。

孩子们是最替我着急的。

小五说，玲玲姐，你使使劲儿，看看能站起来不？

福明就问，玲玲姐，你那腿这不跟俺们一样吗，咋就站不起来哩？

有一天，孩子们叫来了村里的万事通大章兴。

据说，大章兴上过几天中学，能看懂老厚一本书，很有学问。大章兴年过四十还是个光棍儿，那是因为他家里太穷。他那破土房里住着他和他那瞎眼的娘。可是大章兴的炕头上却摆着一拉溜书。有线装本的《本草纲目》，有民间验方，更多的是《怎样养猪》、《鸡病的预防》、《棉铃虫的防治》什么的。大章兴说那老书是他家的宝物，那年他盘新炕时，从旧炕洞里扒出一个泥罐儿，里面就装着这本书，他说估计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大章兴说那些关于科学的书是他下山西带回来的。因为大章兴有了这么多书，村里的人便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谁家的鸡病了猪病了，便会抱来或是牵来让他给断断（断断就是看看）得了啥病。大章兴古道热肠从不拒绝，总是一边问病情，一边认真地翻书。有一回，燕春家的奶奶抱着老母鸡去找大章兴断病，断完病，大章兴说，恐怕是鸡白痢，要不就是鸡瘟。燕春家的奶奶问他，大章兴你说能治好不？大章兴就说，从科学的角度说，兴许能好，也兴许好不了，这叫一分为二。大章兴给了燕春家的奶奶一个小药瓶

说，我看给这鸡灌点儿藿香正气水儿吧。燕春家的奶奶满心感激地抱着老母鸡走了。后来老母鸡被灌了大半瓶藿香正气水却还是死了。于是燕春奶奶说，人家大章兴就是懂得多，人家一开始就说，兴许能好，也兴许好不了，说得多实诚，不像有些人油嘴滑舌，净说好听的哄得人高兴……

大章兴的威信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那天，大章兴坐在我的桌子对面。听说大章兴要给我断断病，村里便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

小伙子们嬉笑着问他，大章兴，你行吗？人家城里人啥洋医生没瞧过哩？

也有的说，别瞎嚷嚷，说不定人家大章兴就能断出是啥病，要真那样，就得给他传名，说不定人家有一天就调到北京上海哈尔滨烟台……

大章兴一脸沉静，全然不理睬旁人的说道。他要我伸出右手，还在手腕下垫了一本书。他说，我得先给你搭搭脉。他将三个手指按在我的手腕上，轮流抬起又按下。

又有人说，你这神神道道的干啥，像真事儿似的。

大章兴却一脸的严肃沉静，他说，这叫寸关尺，上焦中焦下焦就在这儿，懂不？

屋里的人安静下来，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大章兴说，左手。

我换了一只手。

我周围是孩子们一双双新奇的眼睛，他们不停地问，大章兴，咋样儿，人家玲玲姐得的是啥病呀？你咋不言语哩？

大章兴并不回答，继续神情专注地搭脉，之后又看看我的脸，说，看看舌苔……

病断完了，大章兴卷了根纸烟，蹲在长条凳上。在人们一双双热切期待的目光注视下，他才不紧不慢地说，我看这脉象有点弱，得吃点儿好的补养补养。这腿不管事儿的毛病，我看是血脉不通，这就好比一根电线断了，你说电不通了，这灯泡还能亮不？我看，治这病关键是想个啥法子把这断了的血脉接上。

人们纷纷点头赞许，大章兴继续说，我看这第一步得先吃点儿舒筋活血片儿，让筋脉舒通喽；第二步再吃点鸡蛋皮儿，听说那玩意儿补钙，吃了骨头结实，骨头结实人站着才能撑架；最后这一步就得靠自己使劲儿啦，你得常扶着桌子演习演习，说不准哪天就能走了，也说不准还是这样，这啥事都得一分为二。

自从大章兴给我断了病，村里的人们便开始热心地关注这事儿的进展。我托人上公社卫生院买了一瓶舒筋活血片，一日三次一次三片儿。孩子们给我送来一大堆鸡蛋皮儿。那天，小五给他娘要鸡蛋，他娘骂他是馋鬼托生的。小五就告诉她娘，我是给俺玲玲姐送去哩。小五他娘不骂了，赶忙从鸡窝里掏出刚下的鸡蛋塞到小五手里。小五走到半道上把鸡蛋捅了个窟窿，仰起脖子把蛋清蛋黄喂了个干净，然后跑来把鸡蛋皮儿送给我。

小五在街筒子里喝鸡蛋的事儿让他婶子告诉了他娘，于是小五回家刚进门就叫他娘狠狠抡了一扫帚。她又骂小五没出息，是馋鬼托生的……

后来小五的邻居福明把这事儿告诉了我，我直觉得对不起小五，让他为了我挨打。小五却说，玲玲姐，只要你吃了鸡蛋皮能管事儿，俺挨顿扫帚疙瘩算个啥！

几场南风刮过，田野里的麦子就一片金黄了。

开镰了。

一大清早，人们就拿着镰刀拎着水罐到地里去。路过的小窗

口总有人热心地问我，咋样，你那腿这会儿有点儿动静了不？

我每天都扶着桌子试着站起来。我想我不能让人们失望，更不能让孩子们失望。可我的腿依旧麻木，依旧不听话。有一天，我忽然想，或许我把腿捆上木夹板就能站起来了。我把这个主意告诉孩子们，小五说这回准行。接着他便跑去找村里的木匠，向他要来一堆长长短短的木头片儿。村东头的新年跑回家给他娘要来了粗布绑腿，福明给他姐姐要来一捆子刚刚纺出的棉线。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

我就要站起来了。

福明放下棉线，就慌慌着叫人们来看看。

小五赶忙拦住他，小五说，现在这事儿谁也不能告诉旁人，等会儿，等咱玲玲姐站起来，站住了，咱再叫人来看，到时候，准保让他们惊得眼珠子瞪得像酒瓯。

孩子们忙活起来，他们帮我在腿上敷上木板，又缠上一层布带子。我的腿被绑得像木棍儿一样，直挺挺的。我让孩子们扶我起来，他们七手八脚又搀又架，我便摇摇晃晃站起来。那一会儿我觉得头很晕，眼前一切仿佛都向一边倒，我使劲儿坚持着，我希望我能多站一会儿，我希望孩子们能高兴……

嘿，玲玲姐，你还真行哩。小五说。

站起来啦，咱玲玲姐站起来啦！

屋里的孩子欢呼起来。

新年，快，快去叫大章兴他们来瞧瞧。福明嚷着，新年就蹦着跳着蹿出门去。

我使劲儿坚持着，坚持着，我的前额出了很多冷汗，我觉得眼前一切晃得更厉害了。忽然，我很恶心，嘭，随着一声闷响，我猛地向前扑倒在地上，我的眼前立刻飞起无数金星，一股热流